

车轮上的记忆

1960年9月3日，是我离开浦东来到合肥上大学的日子。下午3点，火车驶离上海北站，朝着那个与我今生将紧密相连的城市进发。听着绿皮火车咣当咣当的车轮声，觉得前路漫长。夜里11点左右，车到南京站，那时过长江必须用轮渡摆渡，几节车厢为一组开上渡轮，全部车厢摆渡完毕方可再从浦口出发。翌日上午11点车抵合肥站，全程近19个小时，还不算从老家到北站的近4个小时。这是我平生第一次长途跋涉。

从此，依靠火车将家乡和第二故乡连接起来。于是，车轮上有我挥之不去的人生记忆。

留在记忆中至今难忘的，就是春节期间的买票难。工作以后，几乎每年春节回乡探望父母，而春节档期却是火车票最难受

的时候。常常需要提前多天到车站(或代售点)排队，凛冽寒风中，排在长龙似的队伍里，需要足够耐心和坚强意志。那时黄浦江也是一条天堑，我买到的车次必须保证当天能赶上黄浦江轮渡并转乘开往老家浦东的公交车，有时满心欢喜排到窗口了，但我需要的车次已经售罄，只好垂头丧气空手而回。那时回家需要带上上海短缺的农副产品，如花生、芝麻、鸡、鸭、鸡蛋等等，大包小包一大堆，麻烦又吃力，但家人巴望着，我不得不奋勇完成。为能在行李架上占到摆放大小箱包的好位置，我早早赶到车站排队候车，检票后就进行百米冲刺朝车厢飞奔而去，当一切安顿好，已是大汗淋漓、气喘吁吁！而买回程票更是一场艰难的苦斗。那时我老家没有火车代售处，购票需要直接到上海北站，而北站开往全国各地的列车何其多，售票处几乎日夜人头攒动，定点购票窗口都排着见不到尾的队伍！有一次我排了半个白天加一夜的队才买到票(夜里不售票但排队不息)。似乎忘记了那个疲惫、沮丧、漫长的夜晚怎样一分一秒挨过去的！

那时候连接家乡和我定居城市可供老百姓选择的交通工具极少，去远方离不开火车啊！在我刻骨铭心的记忆中，就和火车关联着。那年冬季的一天早晨，我突然接到父亲病危的电报，匆匆赶去车站，买了即刻发车，从蚌埠转上海的火车票。当我经十几个小时的奔波赶到上海外滩渡口，从浦西开往浦东的末班轮渡刚驶离码头，我大声呼喊，但离岸的渡船是绝不会掉头的，我捶胸顿足，眼看着渡船驶向彼岸，真有撕心裂肺之痛！我在亲戚家过了一个不眠之夜，天蒙蒙亮又到轮渡口……当我冲进父亲病房的时候，看到的是一张空病床，父亲一个小时前去世，阴阳两隔！我痛悔没见到父亲最后一面，直恨火车太慢！

情况终于逐步改善，改变是在我们内心的煎熬盼望中，又像在不知不觉中到来。先是上世纪70年代南京长江大桥通车，列车通过长江不再需要像蜗牛爬坡似的编组上轮渡摆渡了。铁路提速日益明显，合肥到上海的行车时间从19小时逐步递减至13、12、10、9、7个小时了。上世纪90年代合肥有了一条通往苏沪的高速公路，乘飞机也渐趋平民化，交通有了更多选择。尤其高铁的运行，真的带来了天翻地覆的改变！合肥与上海之间坐火车只需3个小时左右，真像做梦！原先地处偏僻的合肥现已成为华东的重要交通枢纽，铁路交通纵横成网，可以抵达天南地北。原来合肥直达上海列车每天两三次而现在二三十次，超出了我的想象。曾经体会过行路之难的我们这代人，面对如此快速的变化，常用“不可想象”来惊叹。几年前合肥通了地铁，地铁连高铁，使我们的出行更加便捷。去年秋，有个急事需回老家办理，我人在杭州，须先回合肥取一份证明材料再去上海，需要杭州、合肥、上海转一圈。要是从前，不知道几天才能办成。而现在我竟能在当天下午5点赶到了浦东老家那个指定办事处，在规定办理时限前一小时到达！

网络化的便捷、高速交通，是改革开放这个时代大背景下的产物，是我们党以人民为中心这一崇高理念带来的福音，也使每个公民活得更体面更有尊严。我写的仅仅是一条铁路线路，仅是我个人的酸甜经历，放眼全国，会有多少动人的故事可写可歌啊！

如

歌岁月

□查鸿林

父亲是外乡人，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合肥周边小镇，他所有的家业就是一个行李箱和大背包，典型的无产阶级。和母亲结婚后，与舅舅家一起蜗居在外祖父母三间半的租房里，三代三家人口多达14人。直至我上小学，上世纪60年代末期，母亲在单位分到一间半的房子才结束。

有了这一间半的房子，总算有了自己的家。父亲欢喜地买来芦席和毛竹、铁丝，全家人一起动手扎分间墙，再用旧报纸糊在芦席上，新家大功告成。外祖父母也随之来到我家，住着我们三代8口人，童年的记忆就从这里开启。小伙伴们在塘边戏水、大树下扣知了、屋檐下掏麻雀窝、大院内捉迷藏，煤油灯下伏案写作业，兄弟们有时为争一个稍微宽敞的空间相互打闹，极贫的生活让我们更懂得珍惜和感恩。

上世纪80年代初，我参加工作的时候，家里的住房依然十分紧张。为求得婚房，不得已，我多次写申请找学校党支部求助。支书颇有同情心，加上机遇不错，不久就分到了一间16平米的平房。有了这间平房，新的家庭诞生了，面积虽小，也能够挡风避雨；质量虽差，也算有个温暖的港湾；日子虽苦，也还能衣食无忧。

到了上世纪90年代初，我离开学校，走向了一个新的岗位。不久，在住房上，我顺利地搭上了房改的末班车，分到了一个崭新的63平米的单元套房。三口之家从

丹心铸本色

那

年那月

□孙邦明

2020，实属不易，爬坡过坎；2021，劈波斩浪，开局前行。作为有着23年党龄的我，2020年经历着记忆难忘的两件大事——战胜夏季特大洪涝灾害和脱贫攻坚完美收官，自豪着也深受洗礼，更目睹到许多党员奋战一线感人画面。

七八月间，江淮及南方发生了百年一遇的特大洪涝灾害，人民生命财产面临着巨大的危险。前方告急，刚放暑假的党员教师们，放弃休假，自愿报名参加抗洪先锋队，投入到含山义城和都胜两大圩区，夜巡堤埂排险的任务之中。学校抗洪先锋队起初十几名党员，受到感召，单位55岁以下的男党员和教师纷纷加入了进来，近50人巡堤队伍夜巡圩埂排险查漏20余天。

7月16日至8月5日，裕溪河的夏季，有酷暑，蚊虫叮咬；常雨水，堤堤泥泞。大家斗炎热，蹚泥沼、查漏洞、驱蚊虫、战疲劳，没有人退缩。在灾民安置点，党员先锋队员们为灾民端茶送饭送药、问寒问暖。志愿服务的贴心，赢得民心，大家称之为“大管家”。千里大堤上飘扬着各党员先锋队的旗帜，“有共产党员在，我们就放心！”

村民如是说。

2017年5月，单位选派进村扶贫工作人员。16名党员自愿报名，我有幸成为扶贫工作队的一员。三年多来，我们深入林头镇各自然村，入户走访，宣传党的政策，制定帮扶措施，跟踪落实帮扶举措。田间地头、村头户家，几年来一步一步地踏实前行，蛮金、山里成、圩埂司等自然村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水泥路，如毛细血管蔓延村户；放心水，涓涓地进入千家万户；种养殖业兴旺，不愁吃不愁穿，住房安全舒适，看病医疗养老有保障；村里有路灯、保洁，还有各种体育锻炼设施，村民闲暇来一场热热闹闹的广场舞，乡村百姓的日子，愈像城市一般，闲适安康。

这些成就，离不开党员干部们的辛劳付出。驻村扶贫工作队队长县法院刘法官吃住都在村部，以村为家；老家北方的80后女扶贫专干汤鹏，扶贫路上，骑车摔倒住进了医院，三年没回过皖北碭山娘家，说到老父母两眼泪汪汪；党员干部们牺牲与家人团聚和双休节假日的时间，一心扑在量身定制的“一户一策”的实施上。

父亲的快乐

心

香一瓣

□郭华悦

之前，我一直以为，党员这个身份，给人带来的更多是责任，而非快乐。

这样的印象，最初是来自于我的父亲。我小时候，父亲是村子里为数不多的党员，也是最忙的人。

所以我便认为，父亲是不快乐的。

你看，那么忙、那么累，怎么会快乐呢？每天起早贪黑，第一声鸡啼时，就听到屋里传来了窸窸窣窣的声音。接着，做早饭，到田里劳作；中午回来，休息一会儿，又得朝着地里出发。

那会儿，还是公社时代。多做少做，对生活影响并不大。可父亲总是第一个到，最后一个离开。结束了田里的劳动，回到家里的父亲更忙碌，不仅要参加学习活动，村里各样的事儿，都需要父亲这个党员牵头。

这样的父亲怎会快乐呢？那时的我看来，快乐的标准就是休闲与安逸。有大把的

时间，要么休息，要么做喜欢的事儿，这才谈得上快乐。可父亲这个党员，忙得没有自己的时间。因此，在那时的我眼里，像父亲这样的党员们，都是离快乐最遥远的人。

可后来，年岁渐长，我慢慢地懂得了父亲的快乐。

正如我为人父母后，当辛劳化成了孩子们脸上的满足笑容，那一刻心中的快乐是无法言喻的。也是在那一刻，我突然明白，也许自己从来都不明白父亲的快乐。

那时的父亲，越是忙，脸上越是散发着由衷的快乐。我想，父亲的快乐，是因为在自己的实践下，把党的每一份关爱，都变成了收获，让百姓们离梦想更近一步。在如父亲这般的党员眼中，爱与希望，让令人疲惫的付出，都成了无与伦比的美丽。

现今，经历了为人父母的艰辛与收获后，我才明白付出的快乐，更甚于索取。因为有大爱，党员也就成了生活里一道最美的风景。

天下寒士俱欢颜

蜗居在16平米的狭小单间，过渡到宽敞明亮的套房，简直就是天上人间，父母和兄弟姐妹都为我高兴。

妻子是个勤快人，工作之余，她把家里整理得井井有条，窗明几净。她原来不会养花，也没有条件养花，那时起她开始学着养花，家里就有了生机，五颜六色养眼，香气扑鼻养神，生机盎然养心。

2015年后，同样是因为工作需要，我被调到县直单位，离开了生我养我的美丽小镇。为了工作方便，我和妻子在毗邻省城合肥按揭了一套140平米的大房子，三室二厅二卫，布局合理，动静分开，宽敞明亮，阳光充足，相比较小镇那套房子，又是一个天上人间。小区布局错落有致、楼房由低到高层次分明，池塘里波光潋滟，荷花亭亭玉立，曲径小道上花香扑鼻，层林尽染，漫步小区，微风拂面，心旷神怡。小区的对面就是公园，水面映照着蓝天白云，树林充盈着鸟语花香，草坪涌动着欢歌

笑语，大片的体育设施助力人们体魄壮健，安享幸福。

从一个无房户到拥有自己产权的宽敞房，抚今追昔，我的安居变化，得益于党的好政策。我的居住变化如沧海一粟，只是祖国亿万家庭从温饱向富裕跨越的小小缩影。诗人杜甫曾言：“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如今，我们的生活比诗人理想的还要好！我深知：只有努力工作，方能安下我心。



甜蜜的事业

吴海明/摄

母亲的钱包

况

味人生

□范家生

2019年国庆节，我带儿子回老家，弟妹非要为儿子买衣服，母亲一听，连忙把儿子喊过去：“孙子，不用你老婶买，奶奶这有钱！”儿子高兴地说：“奶奶有钱？多少？”“多着呢，你用不完！”母亲说着，从房间的木箱里翻出个布包，一层一层地打开。“奶奶，这不是钱，是存折！”儿子翻开一看：“噢，怎么钱不一样呢？”弟弟笑着说：“720元的，是政府每年发给奶奶的养老钱，那1000元的，是你爸打给奶奶的私房钱。”此时，母亲的钱包是一本薄薄的存折。

小时候，母亲的钱包是一块蓝格子手帕。每当需要取钱的时候，母亲总会掀起衣角，将藏在兜里的手帕掏出来，先把裹在外边的一个角放开，接着再把两边折叠的角打开，一层一层地把手帕解开直至见到里面的钱为止。母亲一般将面值小的放在外边，打开几层就可以看见；而将面额大的一元、两元，甚至五元的裹在里面，不到最后，根本不知道这个“存折”里的真实数目。

除了钱以外，母亲的钱包里还有各式各样的票，如糖票、棉票、油票、肉票等，与现在的门票、车票、电影票等相比，已不是同一种意义上的物证了。那个年代，没有票，吃不上肉、吃不上糖、穿不上衣服、点不上灯，一切都离不开那张小小的票。

进入新世纪，取消了农业税，而且还有了补贴。一种新的小本本——存折走进寻常百姓家。有年春节从部队探家，母亲高兴地对我说：现在公粮不交了，种地还有了补助，日子好过了！钱虽不多，但我能深切地感到母亲是发自内心的从未有过的喜悦。而对于我，1998年军校毕业后，人生第一次领到这个小小本本，上面忠实地记录着每个月的工资，我感到了自己有一种超出父辈的成就感和对美好生活的知足。因为我家从没迈进银行大门存过钱，父母一年的辛劳也换不来生活的宽裕，往往还得靠亲友的资助，当然不知道存折为何物。现在，看看街道两边一家接着一家的银行，瞧瞧银行里一排连一排的等候队伍，就知道存折的应用多广泛，方便的同时也证实了人们越来越富裕。

“五一”前，母亲来电话问我是否回家。当得到肯定的答复后，母亲兴奋地告诉我：“儿子，我告诉你个事，今早买蔬菜，我没用现金。”“没钱了吗？”我赶紧问。老太太哈哈大笑说：“你弟弟帮我在手机上搞了个微信支付，比钱包好使！”手机代替钱包，估计像我这样70后出生伴着改革开放成长起来的一代人，想都不敢想，但这却真实地发生在我们身边。

百年恰是风华正茂，百年仍需风雨兼程。从手帕——存折——手机支付的变化，不仅证明了乡亲们的腰包鼓了起来，更见证了改革开放成果让百姓笑了起来。由票、折再发展到卡的变迁之路，不正是人们在党的领导下，由贫穷走向富裕的奋进之路吗？作为一名普通百姓，富而思源，富而思进，既是对建党百年的最好回报，也是伟大征程义不容辞的责任，更是对民族复兴的庄严承诺。

周文静/摄